

通志堂經解

DE 12
1411
152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五

小弁步千反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鸞音預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徒歷反周

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

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

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苑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灌于罪反者淵萑

葦淠淠字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

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

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

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
 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市由反之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伐木椅寄彼反矣析薪杵較以反矣舍彼有罪
 予之佗吐賀反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
 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李曰

太子宜曰平王也且曰申后之子也幽王既
 愛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以伯服為太子遂遂
 宜曰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
 厥位攜王姦命諸侯黜之而建王嗣用遷邲鄆攜
 王指伯服也王嗣指宜曰也詳左氏之文則是幽
 王既死伯服自立故謂之攜王諸侯黜之而立王

嗣也此詩平王為太子見弃之時其傳之所作也
 弁彼鷩斯此章言已之失其所也弁樂也鷩斯鳥
 名爾雅曰鷩鴨名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
 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音匹鳥廣雅曰不反
 哺者謂之雅其謂之鷩斯者孔氏曰斯者語辭猶
 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孔氏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
 菀鳥部立鷩斯之目為不精然揚子雲曰頻頻之
 黨甚於鷩斯子雲之意豈不因詩中之文而言之
 提提毛氏以為羣不如王氏以為安好人提提亦
 是安也穀養也言以鷩斯之鳥乃能弁樂羣飛而
 且安然今太子不得所安則曾鷩斯之不若也凡

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乃獨見棄於父母則凡民之不如也既不如鸞又不如民於是號呼而告之於天曰我有何罪乎又曰我之罪當何如邪惟其無罪見逐故心之憂以為將如之何踧踖周道此章則言周之將亡也踧踖說文曰行平易也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為茂草乎見其國之將亡也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周道鞠為茂草正猶王宮生荆棘皆以見其將亡也此詩言鞠為茂草非是當時已如此特預言之耳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是以褒姒之寵而知國之將亡也其後黍離大夫過宗周而盡為黍豈太

子傳之言為有驗邪自古廢嫡立庶未有國不受其禍秦廢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晉廢愍懷太子而立惠帝隋廢太子勇而立煬帝不旋踵而禍及之幽王所為如此其受禍也必矣此我心之憂傷怒焉如擣也怒思也擣如以物而擣心也不脫衣冠曰假寐如宣公二年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不脫衣冠也假寐之中長嘆此事維憂其老故其心之憂如夫人之頭痛也詩言其心之憂矣有五其言之重複者以見其憂之甚也維桑與梓范內翰曰此章言宜曰孝敬而幽王之不察也陸農師曰桑梓父兄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子

几杖則起其類是乎蓋以見君子之几杖則起其
 敬於君子也可知矣父兄種之木尚加敬止況人
 之所恃惟母所怙惟父敢不恭敬乎恭敬如此而
 乃見弃豈我之不屬於毛乎豈我之不離於裏乎
 屬離皆附麗之辭也夫人之所以見愛於父母者
 以其受父之皮膚處母之胞胎今我獨不受父之
 皮膚乎獨不得處母之胞胎乎辰者日月星辰所
 會也言我所生而遭難如此豈其所生之辰不祥
 邪如韓退之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惟其所生之辰
 不祥如此故其所以遭讒謗也宜曰之遭見弃者
 宜亦生辰之不祥也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苑

彼柳斯此章言王之不知已也苑然而茂者柳也
 其上則有鳴蜩之嘒嘒然漼然而深者淵也其傍
 則有萑葦之草淠然而茂柳繁則有鳴蜩淵深則
 有萑葦柳之與淵皆能容物今王為父而不能容
 其子乃使之如不繫之舟不知所至故我心之憂
 不遑暇假寐也鹿斯之奔此章言王之無恩御其
 子禽獸之不如也鹿之奔走者宜其疾速今乃伎
 伎然而舒遲者待其羣也雉之朝時雖然而鳴者
 求其雌而並飛今幽王弃其子是全無親親之恩
 弗如鹿之有所待而雉之有所求也王既弃其嫡
 譬如木之無枝則其勢孤矣此我心之所以憂而

曾莫有知之者夫以此詩既言苑彼柳斯有灌者淵以刺王之不能容其子曾柳淵之不如也又言鹿尚待其羣雉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則是又鹿雉之不如也夫以鹿尚待其羣雉尚求其雌而王乃安然而弃其子是誠何心哉虎狼有父子之仁以虎狼猶愛其子而王乃弃其子是禽獸之不如也相彼投兔相視也視彼掩兔者尚有先驅而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掩覆之者瑾埋藏也左氏曰道瑾相望是也夫以兔特禽獸耳塗之死人又非親戚皆有不忍之心今幽王之存心乃忍爲此此我心之所以憂而至於垂淚也文王之葬

朽骨當時之人以爲文王之仁尚及於死者況生者乎文王之於朽骨非有父子之親猶且愛之則其心可知也幽王之於父子之親猶且如此疎者亦可見也況欲澤及於斯民乎君子信讒范內翰曰此章言王之信讒怒其子而不循理也蓋言幽王之信讒如獻疇之無不受飲而幽王既不愛其子故內讒言更不舒究其爲何如也王苟能徐究之則讒言亦不難見也如太子申生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夫寘諸宮六日則其誣譖不亦甚明獻公不能徐而察之此申生所以

有新城之禍幽王之誅其子何以異此然申后宜
 曰之見黜必有讒言交構於其間觀申生楚太子
 之見黜而驪姬費無極之徒姦言巧辭可謂深矣
 今申后宜曰之見黜則褒姒之徒其譖之也必有
 以深訕之特幽王之不察耳伐木者倚其巔而伐
 之不欲妄踣之也析薪者必觀其理而杙之者蓋
 隨其理而漸析之不欲妄挫之也今幽王御其子
 不循理舍彼讒言有罪之人而加罪於我則是妄
 加人之罪矣佗加也幽王之時若舍有罪既伏其
 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有罪伏辜者猶且舍之況
 於彼讒人之有罪變白為黑幽王安能辨之邪夫

父子天屬之親也今幽王弃天屬之親視之如路
 人乃以讒言為可信而以其子為不足恤則幽王
 之不明也甚矣其不仁也亦甚矣莫高匪山莫浚
 匪泉高莫如山也而人則登之浚莫如泉也而人
 則入之王者勿以九重之遠天子之尊輕易其言
 而人莫我聽也而人將有屬耳於垣牆而聽之者
 王苟輕其言而不能愛太子則小人將乘間以離
 人之父子不可不戒無逝我梁四句與谷風同逝
 梁發笱譬言如褒姒伯服奪其子母之愛今我躬之
 不容安能恤其後事哉

論曰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吾於小弁

見之夫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勞之而怨固非理也至於弃之而不怨亦非理也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徒知勞而不怨之
 理而不知所當然者故[孟子]深陳其曲折而闢之
 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蓋父母弃而不怨則愈疏舜號泣於
 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舜不見愛於父母
 則思其所以不見愛之由是怨慕也故[公明儀]以
 為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也小弁之詩曰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亦是怨慕之意[韓文公]著履霜操以

[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為後母疾而見逐故著此
 操[注]曰追帝舜之事明怨其身之不父母憐也言
 人之不得於父母者當益親也其辭曰父兮兒寒
 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又曰母生眾兒有
 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是亦舜怨慕之意爾
 蓋子而見弃苟或不怨是猶路人相遭一不得意
 憤怨而去無復介意曾何有恩義哉故[孟子]曰親
 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則與路人等爾即
 此觀之小弁安得為小人之詩邪雖然幽王之黜
 太子宜曰固非也而太子宜曰之立周已東遷周
 室自是不復興則平王亦非賢王也幽王黜之詩

人乃譏之者蓋嫡庶之分人主所當先務也叔孫
通曰太子天下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惠帝
柔懦之主也高帝欲廢之而張良之徒為之謀成
帝亦昏恣之主也元帝欲廢之而師丹正諫蓋嫡
庶之分不正則天下震動其禍兆矣故雖惠帝之
柔懦成帝之荒恣不敢廢也宜曰雖非賢主幽王
廢之卒致驪山之禍則知天下之本其不可動搖
如此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無火吳反昊天已
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憚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

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
社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
暴盜言孔甘亂是用燄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奕
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他歷反龜士咸反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
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
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
亂階既微且燼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李曰鄭氏曰悠悠思也其意以謂大夫憂思而訴
之於天王氏曰悠悠不疾之意夏曰昊天凡言昊
天則望之以其明也天不疾於用明則令已遇讒

鄭氏則以為大夫之憂王則以為天不疾於用明
 王氏之言固失之矣鄭氏之言亦未為得也夫悠
 悠昊天者只是言天遠大之意言大夫遇讒則呼
 天曰悠悠昊天乃民之父母也今既無罪無辜而
 遭此亂如是之大且語辭耳鄭氏以且為苟且之
 且不惟文義不合詩人之意兼以其字屬於父母
 之下豈詩人之體乎懽大也鄭氏曰教也鄭氏之
 言固有所據如禮記魯令薛令皆曰無懽無教則
 懽亦教也然此詩但言其亂如此之大不當為教
 蓋鄭氏以父母為王故以懽為王之教慢無法度
 然此詩乃是言天為父母而降此大亂也昊天已

威此四句亦上章意言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矣然
 我其實畏謹無罪也天降喪亂亦甚大矣然我其
 實謹慎無辜也慎毛氏以為誠不如歐蘇以為謹
 亂之初生涵容也僭鄭氏曰不信也鄭氏以為不
 信其訓詁則得之矣然其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
 同之不別也詩只言僭不當言信者也此乃言小
 人之為讒有漸其始也必為不信之言以嘗試君
 之喜怒人君苟涵容而不拒則其志得矣小人於
 是無所忌憚而後進讒言人君必信任之此亂之
 所以又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孔子此言最盡小人之情

狀夫以水之浸潤漸於壞物皮膚之受塵漸受塵
 垢小人之讒如水之浸潤皮膚之受塵亦以其漸
 人君苟不察則小人得以逞其志必相謂曰吾之
 言君不我怒矣我何憚而勿為茲哉唐太宗時陳
 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惣眾職微刺諷如晦
 等太宗曰玄齡如晦等不以勲舊進特其才足與
 有為天下女欲離間我君臣邪遂斥之嶺表使為
 君者皆如太宗則小人必不敢以嘗試之言入之
 至於漢元帝優游不斷是以恭顯之徒周堪蕭望
 之劉更生張猛四人重相辯論其始也元帝不之
 察其終也蕭望之皆為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僭

始既涵之所致也君子如怒遄疾也沮止也司馬
 溫公嘗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此言無所臧否為患大矣蓋幽王無所臧否不
 能用刑賞以別白善惡以成此亂故詩人教之曰
 王如能怒以懲姦則亂庶幾遄止矣如能祉以進
 君子則亂庶幾遄已矣以言幽王之不能然也蘇
 氏曰君子以為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一日覺悟
 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猶庶幾可止
 也此實名言先儒以君子為在位者其說固非王
 氏以如怒為至誠之威以如祉為至公之德亦非
 也此但言王如能怒能祉則可以止亂矣君子屢

盟夫治世豈有君與臣盟哉使不善之人犯刑誅之可也何至於盟哉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為盟誓適所以長亂矣盜者指小人也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君子信之此所以用暴也饒進也盜言小人之言也小人之言甚甘人君徒知其甘而不知其禍此亂之所以日進而不已也漢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君子之言如苦口之藥此所以能治疾小人之言如味之甘者乃所以為毒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汝之言即小人之甘言也逆汝之言即君子苦口之言也唐人之言曰鼯鼠之牙食人有其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鼠食其角矣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致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之千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朝廷之盜亦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觀此則知孔甘之言安得而不為亂乎匪其止共家語嘗說此句而繼之曰此傷姦臣蔽主為亂也王肅注曰止息也邛病也讒人不知所止息故惟王

之病此言不甚分明孔氏曰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特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為王之病害也此言似亦未安王氏曰孔甘之言非止於共適足以病王而已此說是也禮記曰為君止於仁為臣止於敬止共即所謂止於敬也孟子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當時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惟其心主於敬則無如孟子之告齊王堯舜之道也此大人所以能格君心之非也小人不能恭敬以事主肆為讒譖適所以病王也奕奕寢廟奕奕大也秩秩有倫也此四句頗難曉今且從歐

氏之說寢也廟也眾工之所成也然規為制度本於君子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為讒邪所惑也躍躍兔兔遇犬獲之歐氏易其章為第五章今亦當從之兔兔說文曰狡兔兔之駿者為狡兔以譬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以譬善人君子王當樹立之也至於往來行路之人言又烏足數乎焉先儒讀為夷然切當從歐陽讀作於虔切蛇蛇碩言蛇蛇安閑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閑而為大言也出

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口之所出曾無實巧言如簧巧言如笙中之簧以說人出其言曾無愧恥以見其厚貌深中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惟其巧言則必嶮峻其心而外貌則安然無所恥此所以鮮矣仁也彼何人斯即讒人也麋水草之交左氏所謂吾賜汝孟諸之麋是也居河之麋指讒人所居爾讒人既無拳力又無勇主為亂階又且疾病爾勇伊何言無所能也爾雅曰胥瘍為微腫足為腫說文曰脛氣足腫夫以此人無勇力又有疾病其人信在羸矢其謀大可畏其人心之險也如此為猶將多爾居徒

幾何言其為謀既大而且多爾居徒幾何而能然哉此言為讒譖之謀決非一人能之必眾人道之者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

四十三
王言字彙卷之三
王生
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
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
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
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李曰王氏云暴與蘇也皆畿內國名按左傳成公
十一年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
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注云今河內溫縣是蘇在
王畿之內者也至於暴爲畿內國名無所經見豈
鄭氏見作序者爲卿士則以爲在王畿之內邪蘇
在春秋則稱子而此稱公者孔氏云蓋子爵而爲
三公也此說是也正猶祭伯祭公祭之所稱伯者

爵也猶此蘇之稱子也祭公之所以稱公者乃三
公也猶此蘇之稱公也彼何人斯鄭氏云彼何人
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疑其與之而未察斥
其姓名爲太切故言何人歐氏破之以謂下文云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是直指暴公斥其名也豈於
同行之侶未斥其姓名乎從鄭氏之說謂彼何人
斯爲暴公之侶也從歐氏說則是暴公也上文言
彼何人斯下文言維暴之云歐氏以謂聽譖者伊
誰乎乃維暴公之言是從則下文二人者其說迂
回也當從鄭氏以爲暴公之侶鄭氏之說固然矣
但不當以爲未察斥其姓名爲太切鄭氏於巧言

何人斯謂愬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今此又曰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其說自相矛盾則下文彼何人斯亦當從讒人賤而惡之其文勢不得不如此經言維暴之云二人從行序但言暴公為卿士者蓋序特言譖之所由其始自暴公始也其心孔艱鄭氏言特其心甚難知不如歐氏以為心傾險而不平易也夫人心險於山川惟其心傾險此其所以為譖也胡逝我梁鄭氏謂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則以魚梁非是譬喻也歐氏破之以為詩前後多言毋逝我梁皆是取喻蓋以魚梁者皆是取喻無足疑者何為逝我魚梁欲利我所有也不

入我門者與我絕也其所以不入我門者必其心有愧恥夫以人之譖人不免有所愧恥如象日以殺舜為事而顏厚有忸怩譖者偽心也愧恥者真心也人能弃其愧恥之心則無往而不為義矣二人從行二人者謂暴公之侶相從而行我不知誰為此禍何為逝我而不入弔我也始也如是之厚不若今日之薄如今之行不以我為可乎以見後之不如舊也陳堂塗也孫炎注爾雅云堂下至門之徑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以見小人之情狀於此見之矣不愧于人无畏于天歐氏以蘇公自內省無所愧畏然此所謂斥讒人言尔之所為者不愧

予人不畏天亦猶胡不畏天胡不為人皆是責
小人也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喻小人往來無節如
飄風之起胡不自南胡不自北歎已適遭之也其
猶不自我先自我後亦是歎已之所遭胡為而
逝我梁祇所以攪亂我心以見不入言我之意尔
若安順而行之則汝何不閑暇而舍息爾若急速
而行乎則汝之閑暇脂汝之車何為而不言我也
苟壹者之來則云何其病也爾還而入見我則我
安還而不入見我則我心否塞而難知也以壹者
之來則俾我祇安也此皆責不入我之家亦以見
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此又

言其相應和如伯氏之吹壎箎也壎燒土為之
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壎六孔爾雅云大壎謂之箎
音叫郭璞云燒土為之如鷲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鍾
六孔小者如雞子爾雅曰大箎謂之沂李巡云大
箎其聲非一也郭璞云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
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及爾如貫言如物之
在繩索之貫此皆言其相應和也如此爾豈不知
我心哉我以為不我知何為而疑我也爾不譖我
則出此三物以詛爾三物豕犬雞歐氏以為壎箎
貫三物不如鄭氏以豕犬雞之為安也世本云暴
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幽王之時

暴辛公善壘蘇成公善箎二書但見此詩言伯氏吹壘仲氏吹箎遂以為壘乃暴公之所善箎乃蘇公之所善皆求詩之過也為鬼為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注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汝所為為鬼為蜮則誠不可得而見汝今乃人爾有覷面目而視人無窮言終必見我胡為而為此國語曰面而覷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非也於是作此歌以窮爾反側之心也自古讒人如驪姬之譖太子申生如武后之譖王皇

后如李林甫楊國忠之譖張九齡可謂難知矣如此言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其小人之情狀可謂隱然而難知也然以此詩窮小人之情狀反側亦可以見其駉駉云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李曰蘇氏曰巷伯寺人是也鄭氏曰巷伯閹官寺

人內小臣也鄭氏之意以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

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以巷伯寺人為二人此

說不然據此詩所言巷伯序詩者遂以寺人釋之

非二人也鄭氏以何人斯為二人則是以此為二

人則非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說文云萋字從糸今

且從經作此萋字貝錦文如貝文也左太冲蜀都

賦曰貝錦斐成濯色江波王氏曰錦斐也哆侈皆

是張大之意鄭氏之意則以謂箕星之所以成由

踵已哆又侈而為舌故也然不如蘇氏之說南箕

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

其近似而遂名之斯言是也蓋古之論虛名者多

說南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

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上言成是貝錦則以喻讒

人織其罪也此言成是南箕因其近似而遂譖之

也彼譖人者不亦大甚乎誰適與之謀乎怪其謀

之巧也正所謂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是也緝緝

翩翩緝緝毛氏曰口舌聲也翩翩毛氏曰往來貌

也捷捷猶緝緝幡幡猶翩翩此言讒人之意惟欲

譖人爾無他營為也既而告之曰爾無謀欲譖人

然亦當慎爾言君亦有時以爾為不信而去之君

於爾言豈不受之乎既而亦舍之而遷去也如江
 充之譖太子其始也雖足以投其志其終也身亦
 受其禍所謂既其女遷是也驕人好好好好自以
 得意也驕人讒人也勞人被讒者也草草憂也勞
 人之憂無可奈何故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
 有罪乎閔此勞人之無辜乎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若不受則投畀於北北方寒涼之地使凍殺
 之北方若不受則擲還與有昊使制其命蓋言惡
 之之深也楊園園名也畝丘丘名也鄭氏曰欲之
 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
 從近小者始孟子寺人之字言我寺人孟子作此

詩凡百君子當敬而行之使自防也

論曰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故爵不瀆而
 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觀投彼豺虎豺虎不食
 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可謂惡之之深矣
 舜之去四凶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
 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舜之所去者惟四凶耳而
 天下之人莫不成服惟其惡惡如此巷伯也是以
 刑不試而成服如後之君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
 不能去者非不知其惡然不能去者以其惡惡之
 未深此其所以亡也如漢元帝之於恭顯章帝之
 於竇憲非不知其惡而不能去則非所謂惡惡如

巷伯也為人君者詳巧言何人斯之詩則可以為
察姦之術觀巷伯之詩可以為去姦之術也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小雅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積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
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李曰風俗歸厚則朋友有信雖久而欽之如伐木
之詩是也風俗既衰則日趨於偷薄之域而朋友
之道絕矣谷風之詩是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而

刺幽王者文武之時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
舊則民德歸厚矣故伐木之詩所以述庶人之求
友以見上之風俗所致幽王既不能遵文武友賢
不棄之道則其民亦從而化之此其所以刺之也
習習和貌也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風雨相感朋
友相須蓋言既有風而能又有雨則可以成潤物
之功亦猶朋友之相須可以輔仁也朋友之相須
既如風之與雨今也當罹患難之時則惟我與女
二人同其憂至於安樂之時女反棄予朋友相須
之義豈如是乎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
喻朋友相須而成此詩以風雨為喻者皆是取相

須之意王氏以謂相與達其道以施於下相與致其道以格於上則泥而不通矣將恐將懼實予予懷言其當恐懼患難之時則致我於懷抱之中不暫忘也及其安樂之時我如遺棄之物無所記念也豈朋友之義所當然乎崔嵬山巔也言谷風之及物維山之高無所不至則風之德大矣萎衰落也禮記曰哲人其萎乎亦是言其死王氏曰風之於草木長養成就之則風之德亦大矣然不能不終以萎死則風有所不能免也孰為此者乎天地也天地尚然而況人乎此說是也蓋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也今也乃忘大德思我小怨非所以為

朋友也

論曰周公曰故舊無大過則不棄也則是有大過當棄之矣如酈寄之於呂祿則當絕之矣當是時呂祿之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如何當時國家社稷之勢為如何故不得不棄之今也乃欲以小怨而棄之其可哉大德可思而不思小怨可忘而不忘風俗安得淳一而敦厚哉大抵朋友之義富貴貧賤患難安危其心當如一與之同安樂而於患難之時則不以為念非也如耳餘之凶終是也與之同貧賤而於富貴之時則忘之亦非也如公孫述是也公孫述與馬援同里閭相善以為

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
 立舊友之位述鸞旗警蹕就車磬折而入所謂忘
 其貧賤之交矣惟光武則不然故夫嚴子陵與之
 共臥以足加於帝腹上不以為怒則其居富貴之
 時不弃如貧賤之時矣伐木之詩光武足以當之
 此其所以興也谷風之詩公孫述似之此其所以
 不終也蓋公孫述之待其舊友如陳勝光武待其
 故交如盧綰陳勝與張耳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
 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回視昔日富貴無相忘之語
 豈不愧於心乎惟高祖之於盧綰與之同里同日
 生綰以太尉嘗以出入臥内衣被飲食羣臣莫敢

望雖蕭曹等時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則
 其待之亦如貧賤之時矣卒之綰亡入匈奴非高
 祖之過乃綰自取之尔陳勝不能取天下而高祖
 得之公孫述不能服天下而光武得之但見其朋
 友之間已自有優劣矣况其他大節乎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六

蓼音六莪音五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莪者我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者我
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緝之罄矣維壘之恥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
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
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
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
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李曰此言幽王之世天下之人苦於征役孝子不
得以終身養爾鄭氏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

時時在征役之所不得見也歐氏以為滯泥之甚矣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蓼長大貌猶所謂蓼彼蕭斯也鄭氏曰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蒿興者喻憂思在征役中心不精識其事王氏亦同此說歐氏則破之以謂以文害辭故其辭以謂民人苦於勞役不得終養於父母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彼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亦助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之也其說比於鄭氏為優然不如蘇氏之說莪蘿蒿也莪蘿可食而

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之勞而終不得養如采莪者之得蒿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言父母之生我亦助勞矣今乃不得養其父母此所以可哀也凱風之詩以凱風喻父母以棘心喻其子棘心難長之木也而凱風吹之而至於天亦可謂助勞矣父母之於我如此今我殊無以報之其心如何哉蔚牡也此章亦是上意壘爾雅曰小壘謂之坎注曰壘形似壺大者受一斛蓋餅小而壘大也罄盡也鄭氏以謂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其說不類王氏皆以餅喻民壘

喻王鉞罄則為壘之恥民罄則為王之恥鮮毛氏以為寡鄭氏遂箋之以謂供養日少王氏亦以為其禍已熾則民鮮矣故謂之鮮民皆不如蘇氏以鮮為善言民以初生為善今也孝子行役而不得以終養父母是不如死之久矣北山之詩曰鮮我方將亦是善也善者蓋善生惡死人之常情矣舊時以生為善今既如此不如死矣銜恤憂也言無父何所怙乎無母何所恃乎其出則抱憂思而去其入也則不見父母如無所至此以傷痛之甚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此以見父母之恩大也父兮則生我母兮則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此皆重

復言其生育之恩以見其恩之厚也顧我復我言其周旋反復於我其恩如此出入又腹我腹懷抱也言受其恩如此我欲報之當何如哉故其心之欲與天無極也鄭氏曰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非也南山烈烈然寒飄風發發然而疾皆以興王之虐政下章亦是此意鄭氏曰民之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而寒且疾也此非詩人之旨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何害而遭此又不得以終養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晉王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門人受業者亦廢蓼蓼者莪之篇蓋此詩辭哀而切讀之易使人感動正如[凱風]之詩述父母劬勞之志亦無不切不讀此詩無以見孝子之志[孟東野]之詩以其草比其子以陽春比父母寸草不足以報陽春之德蓋本諸此推父母之劬勞如此故其子欲報其德其心無有窮已也嘗攷於詩[凱風]之詩惟欲其父母能安其室之詩也[小弁]之詩太子見弃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惟其父母不能安其室故其心思有以教之惟其不得終養父母故其哀慕如此向使不困行役不見弃於父母與夫父母能安其室則其歡欣之情可見

矣讀詩當以此類求之人惟不得事其父母所以哀慕不已讀是詩亦可以興發矣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有饒音蒙簋音鬼餗音孫有捄音糾棘音上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音卷言顧之潛音所焉出涕音體小東

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洌沕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

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
 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
 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
 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
 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李曰此詩言東方之國偏困於賦役民財殫竭故
 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焉譚國在王室之東春秋
 書齊師滅譚杜元凱注曰在濟南平陵縣西南饒
 滿簋貌飧熟食捄長貌下章有捄天畢亦是此意
 棘匕以棘木爲之匕所以載鼎實也有饒簋飧有
 捄棘匕鄭氏以此二句爲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

於天下厚王氏亦曰周之盛時饋諸侯之賓客以
 飧而饒其簋又有捄然之棘匕以載鼎實則其盛
 饋可知矣言其遇人之厚如此然不如歐氏以爲
 足於豐饒之辭蓋當幽王之時東方之國賦役煩
 重民財困竭故思先王之時諸侯富饒其簋之飧
 饒然而滿其鼎之匕捄然而長蓋其時周之所取
 於諸侯者其平如砥石之平其直如矢之直君子
 之人則履而行之小人則瞻而視之君子小人蓋
 指當時在位在下也正如論語所稱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其曰君子小人者皆是分

別貴賤上下之稱也惟君子履此道而行小人瞻而視之今乃不然故我從今反而顧之則潸然出涕傷今之不如古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此章言東方之賦重至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我杼柚其空其勢困乏則以糾糾然之葛屨履霜而行其公子則佻佻獨行至於周之行列皆是餽送而去或往或來不勝其勞此我心所以疾病也鄭氏曰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意是使我心傷病也歐氏以此為非詩人本義蓋此詩但言東人輸賦往來以是心疾殊無報幣復禮之事也此鄭氏所以為衍說也有洌

沈泉此章則言民困於賦役欲王者少寬之也易曰井冽寒泉沈泉側出泉也穫刈也鄭氏以為穫落木名其說本於爾雅不然毛氏以為刈契契憂苦貌憚勞也此言薪已刈矣以沈泉浸之則必腐敗而不可用民已勞矣以重役困之則必將困窮而死故譚大夫契契然而憂苦於寢寐之中而感歎東人之劬勞也尚庶幾也言已刈之薪庶幾可載而歸以為用亦猶我人亦可息之而使安堵也歐氏曰彼刈薪為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言可以休息之也此說雖無害然非詩人之意但言薪尚可載民亦可

以休息但以二事相比也東人之子此章則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也東人之子自以其職為勞苦王國會無有勞來之者西人方且盛其衣服粲粲然而自得以至水居之人亦衣熊羆之裘言以賤人而服貴者之服也私人之試百僚皆言小人得志紀綱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或以其酒歐陽公曰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非也此蓋言或醉以酒或不以漿或醉以酒言小人之得志也或不以漿言君子之不得任用也璵玉也佩璵以玉為佩也鞞鞞佩玉之貌也佩玉之貴者不以其才之長皆是小人用事故東方之賦重而不均也漢天河也

言維天有漢監視於下亦有光矣今胡為不察此邪以言王之不明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七襄從旦而暮七辰一移因謂七襄襄駕也人之織也經緯往來報反成章今此織女之星名雖曰織不成報章徒有其名耳皖明星貌牽牛河鼓也服較也牝服八尺曰較箱兩較間也牽牛之星名曰牽牛牽牛其用在服箱也今此牽牛之星徒有其名而不可用之於服箱也啓明爾雅曰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觀此則啓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

後世亦以長庚爲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
長庚因以爲名韓退之詩曰太白伴月蘇東坡詩
亦曰長庚到曉猶陪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爲太白
也鄭漁仲乃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
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此詩
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則又似是二星不得渾而
爲一也不如待知天文者而問之也此蓋言啓明
長庚徒有光明而不知監察於下也採畢貌畢所
以掩兔所謂田獵畢弋是也今此畢星徒有其名
但施之於行列言不可用也箕可以簸米今南方
之箕徒有箕之名而不可以簸揚箕星四二爲踵

二爲舌踵狹舌廣故曰翁其舌北方之斗徒西其
柄之揭然耳不可以挹酒漿許慎曰揭高舉貌故
不可以挹酒漿也歐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
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駕車而輸物雖有啓
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
爲我掩捕鳥獸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
斗不能爲我以挹酒漿其意以末章不關重役事
故爲此說上章旣言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等句故此併言
百官具位莫有其實故賦役之不均必自小人用
事之所致乃若君子之所爲必以寬其賦役均其

勞苦必不至於此也古人多以箕斗為虛名蓋此
 數星皆取人間器用之物為有其名而無其實故
 詩人以為喻而歐陽乃以為若必刺官司失職則
 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
 相近方可以為善譬此則非也嘗觀唐盧仝月蝕
 詩歷言星辰不救月蝕之事其體製正類此詩蓋
 此詩之作本無意於為文後之作者必求其法而
 放效之能知此則可以為詩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
 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
 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蔽薇隰有杞楨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李曰徂往也鄭氏曰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
 暑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非也詩言徂者
 乃暑既往非是方盛也王氏以為四月維夏而六
 月徂暑則陽運而往矣往者屈也來者伸也陽屈
 而陰信則是由小人之道長此其所以亂也此說

雖無害然亦不必泥於君子小人之說蓋此詩三章頗有次第一章則言夏時二章則言秋日三章則言冬日四月之時陽氣方盛至六月而暑往矣是其萬物微衰之漸其後遂為冬則其衰甚矣以喻幽王之政暴虐愈甚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乃夏之四月六月也若周之時則以夏之二月為夏而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也不得為徂暑周時又用夏朔者蓋周雖自有正朔而夏之正朔亦不廢也如周官言正月之吉始和是周之正月也正歲則贊教法如初此夏之二月如食齋視春時羹齋視夏時醬齋視秋時飲齋視冬時此皆夏之時也

食齋視春時食宜溫也若用周之春則是十一月十二月也豈得為溫乎羹齋視夏時羹宜熱也若用周之夏則是二月三月也豈得為熱乎以至秋也冬也亦然以此觀之詩人之言有指周時者也有指夏時者也不可泥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兩句頗難說諸儒之說固多未必是詩人之意一云上之人以我先祖為非人乎胡為忍加殘虐於我也苟以我先祖為人則當以人類待我不當視若土芥而無有不忍人之心正猶何草不黃之詩刺幽王之視民如禽獸故其詩亦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皆言幽王不以人視人也王肅曰征役過

詩經卷之三

十

通志堂

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為忍不
憂恤使我不得循子道此詩固無大夫祭祀之事
不得以此為說鄭氏曰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
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乎此說雖是然亦未之
盡歐氏因其說之未盡以為作詩之大夫斥其先
祖此失之大者也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孟子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
之此兩句當以意求之儻不以意求之則是先祖
匪人胡寧忍予乃是斥先祖也亦猶所謂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若以是求之則必以謂貽禍於父母
子孫為人而斥其先祖貽其禍於父母子孫豈人

也哉豈夫子所取之詩哉其曰先祖匪人胡寧忍
予者言先祖非人乎胡為使我至於此也其意則
謂先祖亦人也必不使我至於此也然則我之取
禍自何來哉若泥於先祖匪人則是斥其先祖也
子細觀之謂先祖乃是人我之此禍非先祖之罪
也此豈斥其先祖哉秋日淒淒此章遂言貪殘之
政下民困病如秋日淒淒然而百草俱病也亂離
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家語以爰
為奚詩人本意未必不如是也沈內翰曰書之闕
設有可見於他書如詩言天天是椽後漢蔡邕言
天天是椽與速速方穀為對又彼祖矣岐有夷之

行朱浮傳作彼祖矣岐有夷人行愚亦從此家語
 奚其適歸可以見其詩之闕誤言下民罹此亂離
 之病何所適歸乎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言幽王之
 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甚虐飄風發發然而
 疾則其暴虐甚矣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得
 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禍也幽王之時天下莫
 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特據父母之家民
 莫不得以養其父母而我獨不能蓋傷已遭亂之
 甚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此章言貪殘也諸家徒
 見詩以栗梅為嘉卉遂以為生於栗梅之下據詩
 言侯栗侯梅者侯維也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

豈得為生於栗梅之下哉且如考工記言天下之
 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
 嘉卉者也若泥於嘉卉而求之是以物色而求馬
 也梅栗美草今也廢為殘賊曾莫知其所以得罪
 之由蓋民者國之本也今君忍而殘虐之則清濁
 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
 一亦猶是也蘇氏之意蓋以此章連下章說詩人
 本義必不如是此言相彼泉水一則清一則濁水
 尚清者而今我構此橫禍無時而善則是無有清
 者也滔滔大貌書曰浩浩滔天言江漢甚大為國
 之綱紀固可以納眾水今幽王之時既無綱紀故

我盡瘁以仕而莫我有則是不能納天下之善者也鶡注曰鶡也說文曰鶡雛也其字從敦若以為鶡鶡鶡之鶡則無戾天之理惟鶡乃戾天爾雅曰鶡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阜鶡一名鶡鳥其飛上薄雲漢此章蓋言下民欲深藏高飛以逃難不可得也言我匪鶡也匪為也安能飛至於天匪鱣也匪鮪也安能深入於淵此言難之不可逃也山有蕨薇此章蓋言草木之生於山隰得其所托故作此詩以告哀而已杞枸杞也棗赤棘也蘇氏曰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棗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蘇氏之意

蓋連上文蓋亦不必如此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李曰言幽王之時役使臣下不均北山之大夫獨

勞於從事不得休息其他大夫未必爾北山之大
夫所以懷怨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昔晉周
處以強毅為朝廷所惡及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
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
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
今日是我死所也蓋既已事君則不得顧其父母
既以為國則不知顧其家所以不敢以家事辭王
事人臣之大義也若周處者可謂盡事君之節矣
蓋處之於父母非不愛也義所當然也而北山之
大夫勞於王事乃復念以不得養其父母何哉人
嘗以謂北山之大夫不如北門之忠臣又不如汝

墳殷其雷之婦人汝墳之婦人能勉其夫以正而
曰鮐魚鱗尾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殷其雷之婦人
乃能勸其夫以義而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婦人
之無知乃能不以王事為怨亦可謂難矣至於北
門之詩則曰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室人交徧謫我則其忠臣已不如殷其雷
汝墳之婦人矣然其臣乃能歸之於天不以為怨
若北山之大夫則已為怨也此其所以為變風變
雅也北山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刪之者蓋所
以刺幽王也孔子曰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
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為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

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幽王之所為則甚不均矣大東之詩則賦役亦不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役使不均有偃息在牀者有不已於行者以此二詩觀之則幽王之政無一得其平矣則天下安得而悅服哉此其所以可刺也杞枸杞也季氏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曰世所謂枸杞者正與此杞同鄭氏曰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此說是也此詩所言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因見杞菜之生感時物之變傷行役之久非有其實也王氏曰陟彼北山適險而之幽也亦非也此但言往北山采杞不以幽險為說借借

強壯也說文曰強也因舉此詩言其強壯士子朝夕從事無有休息王事則無不堅固矣然而憂我父母不得養之也正如所謂劉氏安晁氏危矣之意同溥大也言天下之大無非王土循率土之濱誰非王臣何獨任我也今大夫不均以勞苦之事獨以我從事而推以為賢所謂賢者又如下文嘉我未老鮮我方將之意同孔氏曰作詩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感國百里感感靡所騁恨其有人眾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此說甚善蓋即南山瞻仰與此詩皆是幽王之詩一則言其地之廣一則言其地之削當以

意而逆志也亦如言文王之地言其廣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言其地狹則曰由百里起蓋方言其興王業不在地之廣而在其德則曰由百里起方言其形勢之強而不失其人臣之節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言各有當也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至於此極也將壯也旅毛氏曰衆也鄭氏曰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此說不分明按此詩曰旅力方剛桑柔之詩曰靡有旅力書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之

氣力也如秦誓所謂蕃蕃良士指此良士既雖無力亦不得以為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自此以下皆是言役使不均有燕燕然而居息者有盡力以事國者有偃息而在牀者有不止於行驅馳於道路者有或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有或慘慘然而劬勞者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有或以王事之勞鞅掌而失容者或有惟湛逸樂而飲酒者或慘慘而畏獲罪者或有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有無事不為者其不均如此之甚矣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三公之與大夫則有勞

逸之殊其勢然也孰敢懷怨上之心哉今也同是
大夫而不均如此所以北山致大夫之怨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兮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李曰此詩言幽王之時小人在朝而君子與之共
事故悔之也鄭氏以無將大車為取喻以無思百
憂為非取喻當從王蘇之說鄭氏曰百憂者眾小
事之憂也此說不甚明白大車蘇氏謂牛車也言
不可將扶大車苟將大車則塵污之矣不可思百

憂苟思百憂則禍及之矣亦猶小人不可與之共
事苟與之共事則難及其身不可逃也下三章皆
此意頌光也言不出於光明而致幽暗也重累也
王氏曰車君子之所乘而非君子之所將將之則
祇自塵而已小人者君子乘而節之使退聽而已
斯可也乃下而將之則是將大車之類也亦不必
如此說蓋王氏皆以三章為取喻其說則是而其
為說是未可行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
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
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
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李曰鄭氏以為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
損其政事以至於亂蓋鄭氏徒見大明者文王之
詩也故以謂文王能大其明幽王之時謂之小明

故以謂幽王小其明然以詩求之詩之所謂明明
上天但言上天之明也上天之明豈有小大邪在
小雅則謂之小明在大雅則謂之大明鄭氏於小
旻小宛皆求其義小旻則以為所刺列於十月之
交兩無正為小小宛亦以政教為小皆不求其所
以名篇之意而泥之於小大之字故其說至於如
是也明明上天**王氏**言幽王作民主而悖天道無
明德以察治故世亂此說不然所謂明明上天照
臨下土言天之明無所不察今也大夫仕於亂世
而乃勞苦是何上天不見察邪我征之往於西方
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今乃更歷寒

暑尚未得歸至于苑野言其遠也二月初吉言其
久也以行役之遠所歷之久天胡為不見察邪鄭
氏乃以大夫為牧伯之大夫然小明之大夫乃周
之大夫也何以知其為牧伯之大夫邪孔氏云牧
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然是時
大夫其行役也亦有事繁多者何獨牧伯邪心之
憂矣其毒大苦言其思之大苦也念彼共人蘇氏
以為思得共德之人而事也不如陳少南以共人
為大夫之友言大夫始仕之時必有友人諫之而
大夫不聽既仕而復悔之故念其昔日之友而涕
零如雨也我豈不懷歸又恐入於罪網也方其未

仕不仕可也既仕則欲歸而不得蓋仕於亂世者
多如此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王氏以為幽王之太
夫以周之九月十月之間出使以周二月至于苑
野日月方除者周以夏之十一月為正則以夏之
十月為除方除則九月之間也揚龜山破其說鄭
氏謂四月陽極而陰生故陽有除之義也猶十月
陰極而謂之陽月也若從王氏之說謂周以夏之
十一月為正則十月為除歲莫而往歲莫而還不
足以為久也當從鄭氏之說蓋其說本於爾雅也
昔我往而至於苑野以四月之時自謂何時而得
歸乎今則歲又莫爾念我獨兮亦猶我從事獨賢

也我事孔庶亦猶或靡事不爲也心之憂矣勞我不復有暇也念彼昔者之友睠睠然懷顧之非不懷歸畏取怒於當時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煖也謂四月之時也四月之時方往謂何時而得歸乎而政事愈感今歲聿云莫正采蕭穫菽之時也心之憂矣我仕亂世而自遺戚也念彼昔日之友興言出宿鄭氏以謂夜臥而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是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反覆不常之意非不懷歸畏得其罪也嗟爾君子無常安處鄭氏謂其友未仕者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此說不然蘇氏以爲久勞於外又有久安處於

內者矣言我憂勞於外在內之君子無常安之處也靖共爾位所與之人皆正直之人然後神之聽之用以福汝爾苟貪於安處不靖共爾位則神從禍爾矣以見憂勞者在外告於內者故出是言也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涇涇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李曰鼓鍾之詩諸家多以爲作樂於淮水之上歐陽公以爲不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

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刺幽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故於此詩之義遂闕而不言惟張橫渠以為淮水為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故詩人言憂心且傷作詩之人傷之也此說得之淮水湯湯諸家多以湯湯為溢至於涪涪則不溢矣淮水有洲則又勝於涪涪矣若以張橫渠之說求之湯湯乃是泛濫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則湯湯之濫無疑也涪涪亦湯湯也三洲言水之浸及於三洲也此言泛濫之狀伐鼗大鼓也憂心且妯妯憂也此作詩之人所以憂之也方幽王之作樂所以為樂而人

乃以為憂者是非所樂而樂之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古者未嘗不為樂則與民同樂今民以為憂而王乃自以為樂其可乎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言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如是之回邪也其德不猶言其德不若是也至於末章則言所以為樂非不美也特以其所作非其時爾蘇黃門以謂將作樂則鼓鍾所謂金奏也既鼓鍾欽欽於是乃鼓瑟與琴笙磬皆相和以至於二雅二南播之以籥皆不僭差蘇氏沈存中皆以為二南鄭氏則以為四夷之樂誤矣書曰涪水警予涪水者洪水也以堯之聖德

可謂至矣遭洪水猶有警戒之心為幽王者較之
 堯帝固甚相遠則其警戒之心當何如邪縱不能
 懷警戒之心則曷為作樂哉方民當昏墊之時幾
 不聊生而幽王乃安然作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
 其樂民方以為憂而幽王且以為樂斯民間鍾鼓
 且感頌而相告曰吾王之好樂甚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此樂也祇其所以為憂也唐太宗嘗曰夫
 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
 以悲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
 必不悲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夫玉樹後庭
 花伴侶之曲非不愁也然作於太宗之時則未必
 悲二雅之南非不美也然作於幽王之時則不足
 樂以此見樂之作也不繫於聲音之間惟繫人心
 如何耳

李迥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七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蹠蹠
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獻醕交錯禮儀卒度英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四百廿一
世本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
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
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李曰此詩言幽王政令之煩賦斂之重至於田萊
多荒而又天降饑饉使民皆流散逃亡故祭祀神
弗歆饗此言其序也惟其政煩賦重傷民之財奪
民之力民不得從事於田畝此田萊所以為多荒

田萊多荒則是饑饉之災降喪民無所食遂流亡
散徙於四方此民所以流亡民既流亡則其祭祀
而神亦不歆饗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人民
者鬼神之所依也今民人流亡則是神失其依矣
雖豐其粢盛亦何補哉故祭祀不饗也萊者廢田
也廢田謂之多荒者周官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
萊者必欲治之今萊不治遂致於多荒此詩所以
刺之也楚楚者茨楚楚棘貌抽除也鄭氏云茨
蒺藜也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蓋言茨之楚楚
則亦知棘之楚楚矣言棘抽者則亦知茨之抽矣
此章言民之去草芟夷蘊崇之而百穀以茂百穀

以茂則可以寘之倉廩以供祭祀也王氏則以為傷今之意言楚楚者茨則茨生衆也王氏之意以為傷今而作然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句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然古人之所以去草者果何為哉所以藝黍稷也惟其既去草以藝黍稷故其黍則與與其稷則翼翼豐茂盛大以致豐年之祥而倉庾則又充盈露積曰庾國語云野有庾積注云庾露積禾也於倉言盈於庾言億亦是盈辭也以為酒食享祀於神祇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

辭侑勸之惟其有以安之又有以勸之後能助其大福也此章於豐年詩大抵相類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即此所謂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是也降福孔皆即此詩以介景福是也豐年全篇只是楚茨一章自可以備見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瘵蠹也謂其備膄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謂其

三時不害為時和歲豐則見倉廩之實可以為酒
 食以饗祀於神此古之時如此至幽王之時則不
 然矣自此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濟濟蹌蹌則言其
 禮儀之備絜爾牛羊則言其牲牲之備濟濟蹌蹌
 則內備禮絜爾牛羊則外備物內備禮外備物其
 誠可謂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之共烝嘗之祭
 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
 有奉將以進之者祝祭于祊祊門內也孝子不知
 神之所在或在此或在彼故使祝求之於門內之
 旁其祀事則下治矣孔明卜治也惟其祀事孔明
 故先祖是大神必安而饗之報以大福使孝子饗

其慶至於萬年無窮也執爨饗爨廩爨也饗爨在
 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饗爨之北是二爨者也蹠蹠
 有容也俎者從獻之俎也方其既獻酒矣於是以
 燔炙而置之於俎其為俎也則博大其俎之中又
 有燔炙二者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孔氏云燔者火
 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
 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莫莫言清靜而
 敬至也凡祭祀后夫人主共籩豆其籩豆則甚庶
 然所設之物亦猶在於祭祀而祭祀之事以將為
 燕飲故曰為賓為客其大待客也始主人酌賓為
 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必自飲酌賓曰疇自旅而爵

其禮交錯如此而禮儀終合於法度其笑語至於
卒不亂宜乎神安而饗之報以大福萬壽至於攸
酢也酢報也楚茨詩言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又言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
酢其辭重複如此亦猶天保之詩言福祿無不重
復蓋以見受福之多也燠毛氏以為敬不如蘇氏
以為竭言我行禮以筋力既竭然其禮樂未嘗或
愆此以見周旋中禮也工者善其事曰工蓋善於
為祝故告於主人也告於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
之物往予主人孝孫也爾之孝孫主人有苾芴馨
香之祀故鬼神嗜飲食今所以予汝百種之福其

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幾期也式法也其福
所以如此之多也則奉其祭祀齊整稷疾誠正慎
固錫爾中和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禮儀既
備此章則又言送神之意上章則言祭祀之意今
此則言送神也言禮儀既畢備矣鐘鼓之聲既告
戒矣擊鐘鼓以告戒言祭畢也孝孫往位堂下西
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又從而告之以神將歸
也神既皆醉而尸則起乃鳴鐘鼓而送尸以其安
然而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
豆皆不遲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
以備燕飲所以盡親親之義也樂具入奏此章則

言燕兄弟也其燕兄弟而具樂入奏以安後祿鄭氏謂後日之福祿不如蘇氏以謂祭之餘福也爾之殺則將行矣其同姓之人莫有怨者言皆相慶既醉於酒又飽於德其小大長幼皆稽首而相慶以謂今日之祭神嗜其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以君能順其禮甚得其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惟願君之子孫世世長行而勿替也楚茨五章皆以祭祀之事惟一章則獨言藝黍稷以供祭祀蓋一章言其大槩二章而下則析而言之詩之體如此多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霂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李曰此言成王之時能疆理天下以繼禹功幽王之時則不能繼其祖之業所以思古而傷今不然

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惟成王之為政獨以經界為
 本故疆理天下見於詩見於周官見於詩則如信
 南山甫田大田是也見於周官則如大司徒井牧
 田野是也至於幽王之時田萊既多荒矣又豈能
 疆理天下哉是所謂暴君污吏慢其經界者也此
 信南山詩所以作也信彼南山甸丘甸也信乎南
 山之地乃禹所以致丘甸之法也夫禹平水土之
 後其功見於天下者豈獨一南山而已哉而曰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者孔氏云作者指一處而表之

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此說是也韓
 奕詩亦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禹所甸豈一梁山
 而已哉蓋方言韓之地故言梁山謂之信南山者
 亦如是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
 里六十四井也然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以為
 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孔氏云禮運
 言大道既隱繼而曰以立田里則是三王之初而
 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
 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濬畎澮距川與
 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丘甸之法禹之
 所為左傳言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則是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而老蘇亦以為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以至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蘇氏之說與孔氏合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故於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時也惟禹成丘甸之法而成王能繼禹之功故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曾孫指成王我疆言畫其疆界也我里言分其土宜也畫其疆界則如周官所謂四丘為甸是也分其土宜則如周官所謂其穀宜黍之類是

也南東其畝言或東或南順田畝之宜也左傳成公二年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舉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所謂南東其畝者亦猶或縱或橫皆順其土之宜上天同雲此章又言天之潤澤如此在上天同起雲故雨雪紛紛然而積天既下雪又益之以小雨說文曰霖霖小雨也既雨雪矣又雨之既已饒渥既已霑潤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霽霽雨欲小而潤故於雨言霖霖雨雪霽霽言雪之盛也益以霖霖言雨之小也老杜亦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農師之言既得之矣而既優既渥又以為雪既霑既足

又以為雪此則不當無分別也第一章所言地利也二章所言天時也地既利矣天既時矣此所以為豐年之報而生我百穀也其疆場之上翼翼然讓畔黍稷則或或然而茂盛成王則斂而收之為酒食以祭祀以燕賓客而獲壽考之報也中田有廬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在廬秋冬則去春夏在廬所以暫居於此也疆場之上則種瓜焉此見地無遺利矣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於是以此瓜獻之於皇祖故成王壽考受天之福也夫成王之時非獨黍稷之茂而疆場有瓜則萬物皆以成熟況於黍稷

乎至幽王之時田萊多荒黍稷尚且不熟況於瓜者乎但以疆場有瓜求之於是以見古今之異也清酒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以獻祖考謂之騂牲者周人尚赤故也鸞刀刀下有鈴也刀下有鈴則其聲中節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是中節也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郊特牲曰血毛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國語亦曰毛以示物執其鸞刀以開其毛取其血膋以燒之血以告殺膋以升臭膋脂膏也燒其膋膏以升其臭氣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

馨香之氣是升臭也惟其祭祀既盡其誠故於此而進獻之所以獻之物則芬芬苾苾然而香遠聞祀事於是乎下治先祖則從而皇大之故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楚茨之詩先言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自是乃言祭祀之事其後則繼之以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今此信南山先既言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於是言祭祀之事其終亦言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以至甫田大田其始皆言曾孫勸農之道甚篤其後則言祭祀之事其終曰報以景福萬壽無疆是數詩辭雖不同其意一也是皆言福祿之報本於祭祀而祭祀又

本於黍稷也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備則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言盡矣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小雅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俎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
 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
 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李曰此詩所以為君子傷今而思古則是此詩之
 中幽王皆不能然也如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刺
 幽王之世民人困乏必不能然也如禾易長畝終

善且有刺幽王之世田萊多荒必不能然也以此
 觀之則此詩一篇之中皆如是也倬明也甫大也
 鄭氏曰甫之言丈夫也不如毛氏甫田謂天下田
 也言明乎彼大古之時天下之田則一歲而取十
 千之數也其曰倬彼甫田正猶所謂信彼南山也
 十千毛氏曰言多也鄭氏則以謂一成之數毛氏
 之意謂當言田畝之賦多田畝之賦既言十千則
 其他可知也不如鄭氏之言為有依據九夫為井
 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
 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此所
 謂十千也按漢書食貨志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信如此說則是一成之內歲之所取者八千畝也安得有十千也故孔氏破其說以為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孔氏此說甚

善我取其陳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如此說則是古之農者皆食陳矣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此與毛氏之說亦不甚相遠惟蘇氏曰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為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此說為善漢志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若無道之世倉廩困乏安得陳陳故我取其陳粟以食農人乃自古豐年之法也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為自古有豐年之法故我今適南畝視其耘耔而黍稷至於蕤蕤然而盛耘除草也耔糞本也攸介攸止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漢

四書集注
卷之十一
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民
既入則是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
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
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
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
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
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民
富而教之之大略也鄭氏之說蓋本於此然不如
蘇氏之說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
力止其怠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
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此說為善

以我齊明毛氏曰實器曰齊則以此齊為齋字讀
音者王氏曰以我齊明內致其志也則以齊為齋字
讀尺皆反按禮記曰齊者精明之志也則齊明亦可
以為齊戒然齊明二字對犧羊為文則當從毛氏
之說以為實器曰齊也蓋言以我明潔之齊與夫
純色之羊以祭社稷以祭四方以報之也蓋上章
既言豐年之事故此章則修其告戒之禮也我田
既臧言我田既善矣故於孟冬之日其農夫之人
各受其賜慶賜也既而於孟春既郊而始耕則又
擊其琴瑟與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
求甘雨以助我黍稷以養我士女也穀養也蓋圖

四
早
終則有始也周官曰凡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
鼓以樂田畯即此是矣曾孫來止王氏曰勞來曰
來曾孫以婦子饁彼南畝而勞其來此孟子所謂
省耕是也田畯至喜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
却其左右嘗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
力於治禾徧竟畝中終善且有於是成王不怒其
農夫之克敏也如此成王以萬乘之尊而親臨於
畝畝之中生於深宮而知稼穡之艱難田畯安得
不奉成王之意乎田畯既已如此民安得不奉田
畯之意乎曾孫之稼稼禾也謂有藁者也庾露積
穀也茨積也梁車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

也言成王所得之稼則如屋茨如車梁所得之庾
則如水中之坻如高丘言其多如此鄭氏曰上古
之稅法近者納稔遠者納粟米曾孫之稼如坻如
梁此近者納總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此遠者納
粟米也惟其禾之多如此故乃求千倉以處之求
萬車以載之箱車也既有黍稷又有稻梁言其無
所不有也故於孟冬之日農夫之人各受其慶其
將何以報之哉惟報之以介福祝之以萬壽無有
疆竟而已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臯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曰論人君之盛治必以鰥寡孤獨莫不得其所為治而有一夫不得其所不足以為盛治也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天下可使無窮民

如堯舜之時矣觀文王之仁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此周文王之仁政也然必先以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然後可以見文王之世於斯為盛不可以有加矣成王遵文王之法故鰥寡能以自存至幽王之時則文王之道於是乎廢大田之詩所以作也大田多稼惟大田然後多稼既是大田則當預備其種戒田器

記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既種既戒惟其既種既戒則田事無不備矣然後以我之利器始有事於南畝於是百穀之生既庭而直又碩而大凡民之所以勤

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王氏以謂不違農時毛氏之意亦然不如蘇氏以為順成王之所欲也既方既臯言百穀之生也方房也以其孚甲盡生房矣盡成實矣臯者成實也則雖成實而未堅也既而又堅又好稂童梁也莠似苗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所以亂苗也故孔子曰惡莠之亂苗而不稂不莠非其種也除而去之則嘉穀於是乎長矣去其螟螣及其蝻賊毛氏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蝻食節曰賊其說本於爾雅說文以謂吏胥犯法則為蝻謂抵取民財則曰賊去螟螣蝻賊皆本於王者之

政自古賢太守之治猶能使蝗不入境況王者之治人事既盡則天應於上宜其螟螣蝻賊不生也無害我田穉穉幼稼也言禾之小者螟螣之害幼稼為甚故曰無害我田穉當是時也無螟螣之害故民以謂田祖之神其有靈如此持付炎火之中使自消亡也其實非田祖付之炎火之中民見其無蝗蟲之害遂歸功於田祖至唐明皇之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為相遂遣捕蝗使乃引此以為說其實與此詩異也古者無蝗蟲之災以此之功歸於田祖言田祖秉付炎火之中明皇既遭蝗蟲為宰相者宜勤其修德乃區區於捕蝗是從事於末也

昧詩人之意遂為姚元崇之捕蝗況託儒者為姦乎有滄萋萋陸農師曰滄雨雲傳曰雨雲水氣也毛氏曰雲興貌惟其雲萋萋故雨祁祁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見民愛上心也惟天之降雨豈有先公而後私哉但以民之愛其上故欲其先公田而後私也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之人又愛其民也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君民之情相愛如此安得不享豐年之樂也天之降雨既欲其先公後私則知其趨事於南畝先公後私可知也彼有不穫穧彼處有不穫刈之穧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

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蓋田王不暇收取所以遺寡婦之利也序言矜寡不能以自存惟其如此矜寡所以自存也左傳曰或取以秉耜焉與周禮地官云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王制云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在上則有常餼在下則有遺秉滯穗此所以各得其所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甫田亦有此語所以省耕也此詩所言所以省斂也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及省耕斂二事皆當及其時古人所謂刈禾如寇盜之至故人君於秋成之時而省斂欲其及時也來

方禋祀成王之來也四方各致其禋祀與其騂色之牛及其黍稷各隨其方而祀之周禮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惟其事祀如此故能助萬福焉蘇氏以謂騂黑但言其略也王氏則謂來方禋祀則禋祀四方而已以享以祀以徧於羣神亦不必如此分別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珌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李曰幽王之時不能正其賞罰以勸懲諸侯故君子思古之明王能如此則刺當時之不能也詩之所言只言爵命諸侯初無賞罰之事而序乃以謂賞善罰惡者此特其文勢相連爾如大田之詩言寡婦而序詩者便以為矜寡詩人之言類如此者多矣洛水有二其一在宗周其二在東都在宗周則周官職方氏所謂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也在東都則書康誥所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故瞻彼洛矣鄭氏以謂在宗周王氏以謂在東都此說皆通蓋宗周者諸侯所會之地而

東都者宣王亦會諸侯於此亦是諸侯所會之地
 此一說所以皆通也至其義則不然鄭氏曰我視
 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王氏則曰
 泱泱適中之水也水善利萬物然非適中則或為
 害而蘇氏之說尤為支離其說曰洛之水泱泱而
 無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
 失其利洛惟不愛其水故物損於洛而物蒙其益
 此皆就洛水求義不如陳少南之說為簡徑少南
 曰漆沮之水流入洛宗周在焉蓋此只言諸侯之
 朝指洛水所在之處以見所經歷之地也君子至
 止福祿如茨言君子之至於此也王則錫之以福

祿其多如蓋室之茨也韎韜有奭以作六師鄭氏
 則以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
 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
 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韜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韜
 聲也韎韜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紵衣
 纁裳也而王氏則謂使服韎韜之韜而作六師則
 以討有罪故也使君子討有罪則所謂能罰惡也
 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韜
 之跗注是也惟古人以韎韜之服為征伐之服則
 此下文曰以作六師而其上文曰韎韜有奭則其
 為征伐之服無疑矣毛鄭則以為祭服不如王氏

之說為長夫諸侯之朝於天子天子則使之服韎
 韎之服以作六師則其寵任之志可知矣輿赤貌
 也鞞容刀鞞也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也琫上飾
 威公二年藻率鞞鞞杜預注以謂鞞佩刀削上飾
 鞞下飾與此不同要之此二物者皆是佩刀鞘之
 飾而其上下則不可得而知也鞞琫有琕此王者
 所以錫諸侯也王者既以錫諸侯諸侯得事則可
 以萬年保其家室也福祿既同蘇氏曰言與諸侯
 共之也王氏則曰惟能賞善則善者眾善者眾則
 莫或為惡故福祿既同亦並受其福之意王氏之
 說不如蘇氏之說為明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亦

上章之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
 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
 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
 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李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則知古者世
 官為可信也然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春
 秋書尹氏卒譏世卿者也蓋古者世祿不世官世

祿者但指其功臣而言之世官則無賢不肖皆以官寵之恐為民害也此世祿世官之所以不同也楚令尹子文之子箴尹克黃使於齊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晉叔向之弟獲罪祈奚曰叔向社稷之衛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古者重功臣之世如此而幽王弃之可乎裳裳猶堂堂也湑葉盛貌鄭氏曰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按此詩只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為不類此但言賢者之類昌盛如此故我見此子則傾寫其心以與之傾寫其心以與之是以其國有美譽而得其

安處矣芸黃亦所以喻賢者之類惟賢者之昌盛如此故我見此子則粲粲然有文以接之有文以接之是以有慶賜也或黃或白既以黃為喻賢者之昌盛則白者乃其見弃也惟賢者不當見弃故我見之則有四馬六轡之文沃然而美左之右之此末章則言賢者之德以左之則無所不冝以右之則又君子之所當有蓋以見置之左右無所不可也惟其如此則似之續之永永而不絕乃其冝也今幽王乃以讒言而弃之可乎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

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
不戢不難受福不邾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李曰幽王之時君臣之舉措皆無禮文故詩人陳
古之有禮文者以刺之如大田甫田瞻彼洛矣等
詩皆是陳古以刺今也然以此詩觀之徒見稱美
古人之德安知其爲刺詩乎故李祭酒曰楚茨大
田之什並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
時德之惡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太
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此說爲善蓋詩之辭
雖善而以音雅推之則知其爲刺詩詩之辭雖不

善而以音雅推之則知其爲美詩此所以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然季札之觀周
樂也何以知古人之盛衰列國之興亡哉交交桑
扈有鶯其羽桑扈有二種如爾雅曰桑扈竊脂鴆
鷓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
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
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毛竊脂淺
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
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交交往來也言桑扈之
往來鶯然而有文也鳥之有文章正猶人之有禮
文也人而無禮文則桑扈之不如也君子樂胥受

天之祐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有才知之名也鄭氏之說爲曲賈誼亦曰君子樂胥胥相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賈誼以胥爲相正與王氏同王氏曰君子所以相樂者以其有粲然之文以相接文以相接則遠於暴亂豈特人所善哉天祐之矣王氏之說亦如毛氏之說今當用之惟君子能與臣下相樂則天祐之矣故曰受天之祐夫所謂樂者豈其任情而行流連而忘返哉蓋有法度存於其間也觀其末章則可以見其和樂而不流矣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君子能和樂則可以屏蔽萬邦矣惟其能屏蔽

萬邦爲國楨榦則四方諸侯亦當法其所爲故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原其所以至此者則其禮法自戢斂自畏難也如不戢斂不畏難安能受福如此之多邪故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那多也兕觥其觥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致罰爵以罰其失禮今也君臣上下動有禮文則雖有罰爵亦觥然而不用其所以不用者以其旨酒而思和柔也夫旨酒禹之所以惡者以其能亂人也今也以旨酒而思柔則足以見其不爲酒所亂也惟其如此是以交際之間無有傲慢故我雖無求於福而福自求於我也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

於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如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觀此四句想其樽豆之間傲慢輕侮無所忌憚則雖有罰爵亦不勝其罰矣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夫先王之時則禮教素行如湛露之詩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如曰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者矣燕同姓如此則燕羣臣可知矣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七 後學成德校訂

